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

第一回 碧玉樓周子言擺酒 青蓮閣何少鶴開燈

俺這裡上海，商界有一個名聲溥溥的商人，姓周，表字兒叫什麼子言。但不知道可是夫子的「子」，言語的「言」。這樣兒的兩個字嗎，就不過聲音終算相近了，字面卻不講究哩！據說是寧波人，然而瞧他的行為吐屬，卻沒有一點兒寧波人的調調兒，說起話來，好一口上海官話。怎樣叫做上海官話呢？其實叫做書的也形容不來，說不出其中的所以然。吾這部《商界現形記》，編的卻是上海官話。因此，這周子言的狀態，倒是活跳的，在吾這部書裡頭，很有書裡真真呼之欲出的光景。周子言，排行第三，一般要好朋友，叫他三兄、三弟；也有頂知己的，直叫他老三、阿三哩；一般婊子、姐兒們，都稱他三少、三少的；伺候他的小么兒們，就尊做他三爺、三爺哩。這周三即是個名聲兒溥溥的商人，他做的是那一門子的商業呀？這倒指點不來，只為他的行業忒多了。總而言之，只消有錢賺，他就做，那怕上萬銀子的大宗兒，他也擠得上去，拿得出來。他也沒有什麼招牌、字號。煙間、堂子，這兩種去處，就是他辦事的所在。如今煙間是沒有了，他便另外創出一個局面來，就在新馬路榮華里，租了一所雙開間，一側廂的石庫門房屋。記得這所房屋，是榮華裡第二街，第七個石庫門，門牌裡「行」字第七百九十五號。賃了好些的紅木器具，外國傢伙，那個場面，非凡之開闊，樓上樓下，裝了二三十盞紗罩自來火。頭裡，原想打起個公館牌子，繼而一想，裡面沒得家眷，不配叫做公館，（公館，乃寓公之行館也。豈有配而不配者乎？於斯足徵，上海公館之門類，所包者廣，所容者濫，更有妓女之別派，賣淫之新樣者，亦有以公館代豔幟，嗚呼公館！）若是不要保險呢，倒也罷了，胡亂做一塊周公館的牌子，掛起來，人家瞧了豈不體面得多哩！但是，即想狠狠地保他一萬八千銀子的險，招了保險行家的疑心，那時節燒掉了，吃他們多一句話就乏味了，倒不如做一塊公司牌子，掛起來也很體面。想來想去，想不出算做甚麼樣的公司，才配呢？整整地想了三日三夜，沒有想的妥當。忽然間吃他想出一個人來了，道：「找王文林王老八，同他商量去，他很有點兒才情，一定想得出一個絕好的名字來。」於是坐了橡皮輪，三環擋的包車，吩咐車夫江北阿三，飛也似的拖到愛兒近路長春里，王文林家里。

恰好那王文林沒有出去，正在房裡，抽鴉片煙過癮。他倆原是一路上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，所以周子言周三，一跑直跑上樓去，一迭連聲的喊著：「王老八，王老八。」正想衝進房去，只聽一縷嬌滴滴的聲音，急急道：「慢點兒呀，慢點兒呀！」那周三只得站住了，笑說道：「大白天裡，做什麼仔細，麝香和鴿子的悔氣。」（活畫和調朋友。）接著，只聽得馬桶蓋響。（奇文怎地想出來！）過了十秒鐘，又聽得老槍的聲音，（滬諺：抽鴉片煙有大癮者，謂之老槍。煙癮即深，聲浪亦變，並非作者故意形容，端的有此現狀。）道：「老三嗎？進來吧。」

周三便嬉皮涎臉的一腳跨進房去。只見那王文林王老八的姘婦，叫什麼黑牡丹，（綽號）莘莊（地名）老大的，彎著腰，湊著麵湯台上洗手，回顧頭來，對那周三微微一笑。（神來之筆，幻化之文。）周三也堆著一臉子的笑道：「我認識你們一對兒，乾怎樣的精緻勾當嘍，這點兒的正經，就是我跳了進來也不要緊呀！我又沒有轉彎的眼珠。」王八道：「別這麼假不顯的，他同你卻客客氣氣，規規矩矩，你總是這麼著的一種調調兒，算那麼的一出嘍？」那黑牡丹接過來道：「你別這麼著輕狂，我又和你玩。今兒給你一個信息兒，你還是這麼的調調兒，我少不得要不耐煩哩！老大的巴掌，你可吃得住？」說著又格格地笑個不住。（活畫蕩婦神情）那周三，脖子一縮，舌尖兒一伸，做出怪樣的神情來，卻沒言語，只好怪笑，便向煙榻上躺去。王八道：「別胡鬧了，你老早的跑來，做什麼呢？」周三道：「這時際已三點鐘敲過了，還說老早嗎？你的鴉片煙，端的抽得忒糊塗了，我不是一樣要抽一兩開外的膏子，癮也不小了。然而抽煙的時際抽煙，做事體的時際盡做事體，不作興因為抽鴉片煙，耽誤了正經事體，就是早上，也不作興盡躺著。吃中飯的時際，終歸起身了的。」

這個當兒，那黑牡丹洗手已罷，拿了一支帽子牌香煙，裝著那個金鑲蜜蠟，香煙咬子裡頭，湊到煙燈上吃著了，送到周三的嘴裡。周三對著黑牡丹瞟了一瞟，也不動手來接，就把嘴接來，銜著那香煙吸哩。黑牡丹就趁勢坐下。王八視為尋常，不去理他兩個，也不計較他兩個忒親熱似的。（王八王八，名不虛傳。雖然還輪他不到做王八，何也？蓋姘婦也，非正妻也。）聽說三點鐘已敲過了，忙拿表來一看道：「果然三點一刻了。孫實夫、孫老九，約著我三點半鐘，在海南春呢！」說著，對黑牡丹道：「你真真靠不住，昨天晚上我怎樣交代你，我今兒有要緊事體，三點鐘就要出去的，極遲一點鐘叫我起來呢，你仍是不叫的，誤事誤事。」黑牡丹直跳起來道：「咦，咦，……，你自己盡挺著屍，叫了你兩三次，倒惹你動起肝火來了，這時際又怨著我不叫你，你到底要怎樣呢？你說不歡喜和我做一塊兒，你盡說就是了，何苦來做這麼的喬張致呢？你是很漂亮的王孫公子嘍，我原是鄉里人，不配你，……。」說著眼圈兒一紅，哭起親爺娘來。（妙文妙文，情景宛然，一個潑浪婦人，在紙上兒，直跳出來。）周三忙解勸道：「別鬧、別鬧。八哥端的說的不在行，（說話也有在行不在行的，奇文、奇文。）好妹妹，別哭、別哭。」說著，又忙向袖內探出噴香觸鼻的洋絲巾來，替黑牡丹揩抹眼淚。誰見來有眼淚呀？（得神）王八噙著嘴，一聲兒不言語，瞧他的神氣，很在那裡懊悔失言似的。周三又出主意道：「八哥，你招惹的好妹妹生氣了。既然有正經事體，去吧去吧。」王八一想，橫裡番菜館，陪也可以過癮的。更穿了馬褂，對周三道：「既這麼著，失陪了。」（誰要你陪，是有他陪呢？）周三又同王八咬了一句耳朵，王八點點頭去了。

周三瞧王八已去，便笑著道：「你如今心上到底怎樣？」黑牡丹道：「問你呀？」（只三字，所包殊廣。）周三道：「我嗎，單單不能數，拿肚子破開，把這心兒、肺兒一古腦兒搵出來，給你好妹妹瞧呢！我同你好妹妹說幾句心底裡的閒話罷。」黑牡丹在玻璃櫥內，取出一隻紫銅盒來，笑微微地道：「你心底裡到底怎樣？端的誰見來嘍！心頭、口頭合得上合不上，也只有你一個兒知道。你瞧著我待你的情份兒，差也不差？這一盒膏子，我親自坐了東洋車，到虹口廣東街天昌祥去挑的頭號公煙，這是裝現成的盒兒，十塊洋錢一盒，不過三兩膏子呢！如今的鴉片煙，端的忒貴了。你去想罷，我手裡又沒多的錢，好容易湊成了十塊洋錢，瞞了那討厭的王八，（其實討厭，曾幾何時？便是討厭的周三哩。）去挑這膏子來請你。」那周三聽了黑牡丹的這般言語，不知要怎麼著才過得去，（我見猶憐，何況老奴。）著實感激一番。於是對躺著，手裡燒煙，嘴裡卻娓娓的說道：「不瞞你好妹妹說，我周三年今年二十五歲了，相與過的姊妹妹們，也差不多十來個了，哪一個是真心真意的痛我哇？無非是貪圖我幾個錢罷哩！想罷，她們既然是貪圖我的錢，因此假意兒同我要好，不是說句粗話，一塊兒睡著，沒口子的肉麻，心肝寶貝，亂喊亂嚷，猜她們的心上，何當是肉麻著我這個人嘍，就不過肉麻著我的錢哇！她亂喊亂嚷了一大堆的肉麻，我就去了一大堆錢。想穿了，還有什麼情兒趣嗎？（的是見道之言，其言雖鄙，其理實深，一般少年，猛省猛省。）只有你好姐姐卻不同了，想當日，好姐姐，從莘莊到上海來，耽擱在鹿鳴旅館……聽著王八的海外奇談，亂說著，他老子是做過撫台的，伯伯、叔叔、哥兒、弟兄，都是秀才、舉人、進士、翰林。家裡怎樣的富貴，那麼的勢派，自己也是舉人，捐著知州，加了鹽運使銜，藍頂花翎，道台衙門，猶如自己家裡的一般，隨便跑出跑進，那怕蘇州去三大憲衙門，也三不兩時的跑來跑去。誰不知道，我們上海姓王的原是大鄉紳，然而也沒曾做過撫台。好姐姐哪裡知道其中的細微曲折嘍。打聽打聽這兒果然有姓王的大鄉紳，自然信以為真了，這樣的闊老不相與，還想相與誰呢？不過好姊妹沒想到這一層，他既然是本地鄉紳，為什麼要住在旅館裡呢？」黑牡丹道：「頭裡不知怎樣，竟糊塗到這種地步，光景是少欺了他，這幾個月的孽債嘍，索性同你說了罷。那一天和你有了話兒之後，我雖然同那討厭的王八，沒有離開，還是一答兒過日子，其實底裡，不要說白天裡了，就是睡了，竟然請他看一件好東西哩！」周三道：「甚麼好東西呀？可肯也給我看一看。」

黑牡丹笑道：「不肯不肯，你要看這好東西，還須好好的修上一千年，敲穿了五千四十八個木魚，只怕未必有得看呢！」周三擰了黑牡丹一把道：「我直是這樣的薄福。老實說，你好姊妹的好東西，也賞鑒過了，端的人間少有，天上無雙，色香味三者足備。」說著這裡，黑牡丹捧著臉道：「你真的不要臉的，說出這話來哩，你若是要看我的好東西也容易，只是看了別悔嘍！」周三

道：「不悔不悔。」黑牡丹便笑著，翻轉身去道：「看罷，請你一夜到天明看我的頭髮團，你說趣味兒濃嗎？情致兒趣嗎？」（此確是婦人的頂門拳，大凡男子最怕是一來。）周三哈哈地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好東西！那是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好姐姐，若是要給這個好東西我看看時，我寧可死了，倒還爽快得多著呢！」黑牡丹翻過身來笑道：「你要看呀，就給你看看，你說不悔的呀，怎地急到這等地位，直說情願死的呢？」周三歎了一口氣道：「……噯！如今我的心都碎了，你待我的好處，比爺娘還要加上一百倍。（奇語：浪蕩兒都有此設想，大凡男子，對待妻妾之心，對待父母，可謂孝子矣！況情婦哉！）不要說別的，就是我那老婆，我也試穿了，也不是真心的愛我；其實也不過愛我的錢吧！你真真的愛我的人哩，可想好姐姐的心坎兒上只有我了，所以不理八哥哩。雖是一枕兒睡著，老實不理他了，拿背去對待他哩！至於說到看這頭髮團，端的死得人的何以了。方才說我的老婆也不是真心愛我呢，但不過也是愛我的錢罷哩。你可知道，我那老婆問我要錢了，他便什麼都肯，喬張喬致，活笑煞人。（有趣。）譬如她要多少錢，立刻拿出多少錢來給她，她便比著婊子還浪。（算這周三的老婆晦氣。）若是沒給她時，端整看頭髮團吧。而且我那老婆不光是這一門兒哩，還有個澆頭哩。」黑牡丹詫異道：「什麼說？還有怎樣的澆頭呢？」周三道：「這個澆頭益發的使人死不得，活不得哩！真真使人悶死、氣死，然而又覺得好笑。既是預備著請我看頭髮團了，一定是衫兒褲兒穿得齊齊整整，有稜有角；最狠的是那根褲帶兒，至少結了五七個死結。」（發鬆。）黑牡丹聽了，笑道：「我認識怎麼樣的澆頭哩，原來這個，卻是一定的道理。」說到這裡，不知怎地他倆沒聲息了，好一頓工夫，不知怎地，那妝台上，瓶兒內，插著的一枝什麼花兒，無端的花瓣兒散了一台。（奇文，妙想，有小說以來未有此種筆墨，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金瓶梅》，無此筆墨，即《聊齋志異》也無此種好筆墨。《伏狐》等篇，我嫌言淫穢矣！）於是又聽得他倆說話了，而且他倆說起話來，又變了個聲浪，彷彿很沒氣力似的。（妙極妙極，歎為觀止。）那黑牡丹道：「我決計同那討厭的王八要離開了，就在這三天之內了。我已看準了三星里的房屋了，你快去租了。」周三道：「我也顧不得朋友的面子了，（交友者聽著。）馬上去付定洋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又抽了一陣鴉片煙，其實已是張燈時分了。周三便道：「明兒我三星裡去了，再來給你信吧。」黑牡丹道：「多早晚可以來呢？」周三想了一想道：「光景三點鐘，可以來了。」黑牡丹道：「索性五點鐘，小花園吃茶吧。」周三連連答應道：「很好很好，我正想小花園去喝茶，苦的沒一點兒暇。明兒那麼有得小花園去喝茶哩，還須瞧瞧那個書畫會呢，不知道可有名家的書畫在裡頭嗎？」黑牡丹又仔細叮嚀了一陣，始放周三出去。吾且慢說。

且說那周三，出了長春里，坐上包車，江北阿三問到哪裡去。周三道：「群玉坊，群玉坊。快點兒，快點兒。」江北阿三答應一聲，如飛而去。須臾已到，寶善街群玉坊口，周三便跳下車來，一溜煙，溜進第五家碧玉樓謝秋雲房裡，一迭連聲地叫道：「拿請客票來，拿請客票來！喊個雙台下去，扒翅扒翅，快點快點。」（風頭出足，謹防節上。）房間裡的阿金姐，連忙堆上笑來道：「周三少，噯！要照應先生哉。」趕忙著端上筆墨硯台，請客票、局票等項。周三便提起筆來，橫七豎八的亂畫了一陣。墨汁淋漓，染了阿金姐一手。阿金姐道：「水弄得多哉，倪手浪才是勒浪哉。」周三笑道：「越多越來呀！」阿金姐瞟了周三一眼，笑了一笑，自去交給相幫的，按著開載的住址，一張一張的請去。阿金姐又忙著替周三燒鴉片煙，周三便對面躺下，四面一瞧，說道：「秋雲呢？」阿金姐道：「堂唱去哉，就要來格。」於是抽煙胡鬧了一陣，那相幫回報說：「海南春請客，說曉得哉！青蓮閣請客，說就來。其餘通通勿來浪。」周三點頭道：「什麼說，其餘通通沒有請到呢？那麼不得了，連我自己只有四個人，哪裡可以吃雙台呢？」（有點滑氣露出來了）阿金姐道：「喊野喊子下去哉，前趙朱七少，獨個子吃雙台得來，四個人那哼說吃勿來雙台呢！並且作興還有朋友來呢。」周三道：「那朱七是天下第一號的瘟生呀！說他做甚？我是有老規矩的，八個人吃一台，九個人吃雙台。別人家九個、十個擠著一個檯面上，臉都不要的，我卻做不來。這幾個人要我吃雙台，這麼的瘟，我也不肯。」阿金姐道：「停兒朋友到齊了，再說吧！」（含糊得妙，實已看透周三居心。）

接著，王八到來，道：「孫直夫說，同你沒有敘過，他所以不肯來應酬。」周三聽到這一句，從煙榻上直跳起來道：「不肯來嗎？阿金姐，快快下去退了，今兒不請客了，一台也不要了。」（如見其肺肝然。）阿金姐衝口而出道：「格末三少哉！……」。底下還沒說出甚樣話來，王八忙搶過來道：「別慌別慌，還有話呢！如今直夫，翻到小瑯環眉影樓那裡去了，你先去應酬了他的檯面，他便翻過來，應酬你這兒的檯面，你若安心要同他拉攏，這倒不好應酬，他們老官脾氣，須要別人先走上去才是道理。他那裡雙雙台哩，檯面上邀幾位過來，只怕一台還不夠呢？」阿金姐忙接說道：「本底子，倪搭雙台來浪呀！」（阿金姐看看描頭吧，還是讓他少吃一台的好，擔子兒輕些呢。）王八道：「這麼著好極了，去吧。」周三也自高興，吩咐阿金姐道：「倘使陳少鶴陳大少來時，叫他不要走，我就來的。」說罷，同王八一路去了。

須臾陳大到來，阿金姐一看道：「噯！原來是耐該位陳大少，我認識陸搭個陳大少來、……阿噯！……耐戴格啥人格孝呀？」陳大道：「你瞧呢？頭髮留得這麼兩三寸長，終是老太爺故世哩。」阿金姐道：「噯！老太爺死脫哉，恭喜耐陳大少爺，賀喜陳大少爺。」（奇談奇談）陳大笑道：「你到說得詫異的狠，人家死脫了爺娘，哪裡有什麼恭喜哩，賀喜哩！如今老太爺故世了，我卻苦哩！當舖裡頭、公司裡頭，事情兒亂糟糟的，一天到晚沒一點兒空暇，都要自己去經管，經管真真麻煩死人了，連這抽大煙都沒工夫。」阿金姐道：「倪秋雲先生人品也好，曲子也好，應酬工夫也是一等，身體麼要算頂乾淨哉！該一節已經半節把哉，還勿曾留過一戶客人來，耐陳大少自家去想吧，阿是比公子公館裡格奶奶還要乾淨點啲。請耐陳大少爺照應照應，故歇來浪，出堂唱就要居快哉，耐陳大少爺，一定中意格。」說著，伏在窗盤上，喊道：「阿德保，去催一聲先生，說屋裡有檯面來浪。該號堂唱出俚做啥，直是坐來浪，勿來故哉。」陳大道：「出誰的堂唱？瞧光景，客人不很靈嗎？」阿金姐道：「勿要說起，耐野同過檯面路，格格歪頭阿魏，搭了阿四寶，有子牽絲末，纏勿清爽哉。格格阿魏，刮痧銅錢，野摸勿出一個來浪，搭俚搯啥。」陳大道：「噯，原來是他舊年年底邊吃別人告了一狀，新衙門裡吃過官司的。」阿金姐道：「原是呀，噯！好。聽說格格歪頭阿魏，舊年浪衙門裡吃官司，直是實梗……拍尺，……拍尺！……耐阿曉得，阿有介事噯。」陳大道：「那說沒有哇！不但是一蕩，直兩蕩呢！頭裡是百響，第二蕩是雙百響哩。」阿金姐搖頭道：「阿四寶真真昏殺來浪哉？該號人搭俚搯啥噯，真真壞名氣格。」說著裝了一口鴉片煙，送到陳大的嘴邊，陳大便抽了。

阿金姐又道：「耐故歇做青蓮閣來浪，阿對景。」陳大驀然道：「沒有做青蓮閣呀！」阿金姐道：「格末剛剛，格請客票浪，寫來浪格，廣福里青蓮閣，耐噯要瞞倪啥噯。」陳大笑道：「你弄錯了，這青蓮閣是我們抽大煙的總會呀！如今，煙館都禁絕，我們生意場中做買賣，向來是煙館裡做總會的，如今只好借了一所房屋做個小總會，抽煙摸牌，敘敘朋友，人家大抵是公司的，我那裡是我獨分的，不知己的朋友，也不許進來，所以很清靜。這青蓮閣，是我那總會的多子呀，我向來在四馬路、青蓮閣開燈過癮的，因此也不高興另外取個名字了，就拿這三個字寫來貼了。譬如請客叫局，就有弄處了。那裡倒很舒服，你明兒來瞧瞧，收拾得還好嗎？」阿金姐道：「來浪廣福裡呀，阿是李傳紅住格，格格地方。」陳大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就是李傳紅的底子哇。」阿金姐道：「就是歸搭格是倪熟得熱格倪要來格。」這當兒，謝秋雲堂唱回來。第一回畢。